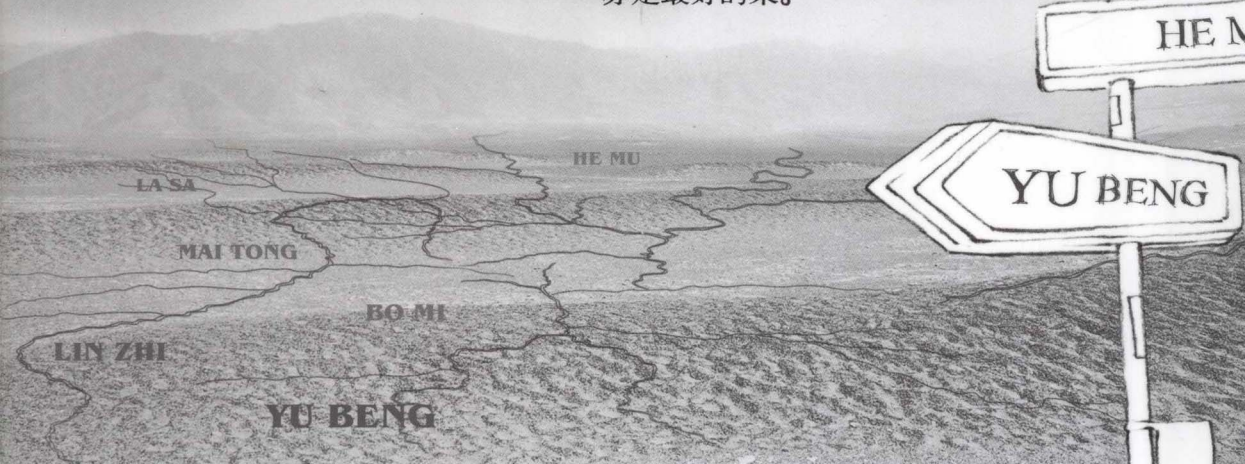




KONG_{ER} 空耳

西瞳 著
XITONG ZHU

日暮途远，
生涯蹉跎。
能放下，
亦是最好的果。



空 Kong
耳 Er
西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耳/西瞳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358 - 5504 - 6

I. ①空…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7052 号

策划编辑: 罗晓银

责任编辑: 周 霞 罗晓银

装帧设计: Kimiko · S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 - 82196340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 - 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 - 82196362

第一章 Chapter One 001

人的一生，看透了，无非也就是场游园惊梦，梦醒了，才明白即使姹紫嫣红开遍到最后也终将付与断井颓垣。

第二章 Chapter Two 020

她已然颓废的爱以急速迅猛、峰回路转的方式在疯狂滋长，穿越连绵的太子十三峰。

第三章 Chapter Three 039

夏影寂始终是她回忆里的一片云烟，每每遥望，仍如临崖而立。

第四章 Chapter Four 061

漫长的时光过后，渐渐年长，爱情却已沦为附属品，即便遇到真心，也早就忘了该如何珍惜。

第五章 Chapter Five 080

有时，人的复杂性在于对自身都无法揣想，控制。

第六章 Chapter Six 096

对生活的期许，要适当知足，并且相信，我们本来是圆满俱足的。

第七章 Chapter Seven 116

世间最为深切的情感大都藏着太多的隐忍与静默，自伤的可能性往往大于伤人。

第八章 Chapter Eight 133

日暮途远，生涯蹉跎。能放下，亦是最好的果。

第九章 Chapter Nine 153

种种刺激的，迷幻的，如蜜糖般的爱，都无法让她在此获得安全感。那至多只是一种恋爱游戏，不得长久。

第十章 Chapter Ten 171

人生，有时就如一场盛世繁花，暴雨之后，溢满杀戮的香

第十一章 Chapter Eleven 190

感谢生命的给与，淡定的情绪，不亢不卑的态度，低调的原则以及温柔而谦卑的底线。

Chapter One

第一章

人的一生，看透了，无非也就是场游园惊梦，梦醒了，才明白即使
蛇紫嫣红开遍到最后也终将付与断井颓垣。

凌晨时分，窗外的雨势愈加猛烈。

寂寞，伴随着暴雨，啃噬着空气中那股萧瑟的来自心底逃亡般的意念。

远处的灯海渐渐开始休眠，硕大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视线里的整个世界都变得黯淡无光。

夏影寂在博客里写道：

“这些年，独自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风景，但最爱的却是黄昏的沙漠与
边城的灯海。那让我想起你，让我执念于你的世界里，不可自拔。想来，人生的
底蕴便是黯淡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它明亮，注定要黯淡下去。”

她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雨已渐渐弱去。房间里那盏老式台灯的光很
暗，但足以在这幽黑的夜晚晕染房间的各个角落。

这样的夜里，夏影寂会变得异常的柔软，这时她便会想起大学里让她

记忆深刻的某个日剧场景。

轻柔的光束里，修长而笔直的小道上安静地飘落着细碎的樱花，三三两两的新生偶尔从樱花树下经过。

那是一种很契合某种情绪的场景，让人心生“落寞”或是“怀念”的情绪。

她喜欢在这样的夜里开着昏暗的台灯，然后倒在沙发上睡去，让意识夹杂在睡与醒之间的模糊区域。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以为睡与醒是恒定的两个界区，就如同爱或者不爱，新生或是死亡，但，她想也许是她错了。

爱与不爱，新生或死亡之间也有搁浅区，这世间原本就没什么是恒定的。

夏影寂抬头看了看窗外，已经渐停的雨势又突然倾盆大作，巨大的声响瞬间侵袭耳膜。

她拿起桌上的伞，推开门，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她看了看，是很陌生的号码。

“夏影寂吗？”手机那头的声音让她下意识朝后微微退了一步，“我是徐有望，很讶异是吗？”

她呼出一口略带温度的气体，柔软的心脏如同薄纸般被骤然划出一道巨大的裂口。

“你是夏影寂吧，我是徐有望，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同学兼室友了。”大一新生报到的时候，徐有望便是这样与她结识的。

“夏影寂，你给我认真听好了，索亚学长他不要你了。他之所以消失就是因为他想要离开你。你放手吧，夏影寂，索亚学长真正爱的是我。”暴雨

中徐有望冷酷的样子让她绝望。

三年前的那一幕早就已经定格了,那样疼痛的记忆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忘的,它只会越来越深地腐蚀着夏影寂的心。

她微微缓过神来,嘴唇轻轻动了动,身体有些颤抖:“是我。”

“你爸住院了,是肝癌末期,医生说过不了这个月,回不回来见他最后一面你自己决定吧。还有,三年前你的消失并不代表所有的事情都已结束。不敢面对现实的人,永远都只是 loser!”徐有望强势而锐利的声音直击她的心头。

夏影寂静静地握着手机呆站在门口,走道上昏暗的灯光混合着雨季特有的潮湿气息,让她的呼吸变得有些压抑,想要爆发却找不到出口。

她拼命地吸气,大口大口地吸气,企图让抖动得厉害的身体稍稍平复下来。那是一种很难用文字去描述的状态,却代表心底一定有需要极度隐忍的东西存在。

“隐忍”是最为苦涩的一种情绪,所有的痛楚都必须依靠强大的意志力去消解,磨灭,于是,她终于明白,成熟往往是用最苦痛的那一刻作为交换的。

三年前,她就已经被彻底地击败。她输得一败涂地。

如果爱已经沦为一种痛苦的焦虑,那是不是证明这已经不再算爱了呢?

她转身走向房间,把头深深地埋在双膝里,紧紧地环抱住自己的身体,黑暗与暴雨夹杂而成的哀伤如同一股巨大的洪流,吞噬着她残存的最后一丝妄念。

她终究还是没能成为她所喜欢的那些让她心之向往的女子。

天,微亮时,窗外寂静得如同核爆炸后一般,远远望去,视野里一片清冷,苍茫。夏影寂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窗边点燃了一支烟,指尖缭绕的烟

雾如同盛开的菖蒲，普通，却暗藏深意。

静静地吸进一口烟，她想，她还是适合孤寂的，至少可以远离伤害。

所谓的劫，就是刻在心底无法抽离，无法泯灭，更无法选择说出来的悲伤。

清晨时分的站台很安静，偶尔有汽笛声响起。朝着铁轨远远地望去，无望的尽头，像极了夏影寂此时的心情。

她拖着简单的行李出站，终于，还是回来了。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很排斥这座南方小城的人与事，也曾逃离于此，但，最终又不得不以同样的姿态回到这里。

空气中夹杂着熟悉，但这样的熟悉却沉重地刺痛着她的呼吸。等到刚下火车的人群都散去了，她才拖着行李缓缓走出了站台。

到达医院的时候她有些犹豫，三年前的消失，没有知会过任何人，甚至拒绝和所有人联络，现在回来了，却是在父亲弥留之时。

或许，她无法面对的还有母亲的离世以及关于父亲情感的种种。

夏影寂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静静地抽着烟，像一朵阴郁的紫色菖蒲。阳光浅浅地投在她的脸上，打出一道若有似无的影子。

“夏影寂”这三个字想来就是夏天寂寞的影子吧，是很符合她人生的名字。

“影寂……”身后一个苍哑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回头，看到父亲瘦骨嶙峋的身影，然后把手里的烟掐灭。

“影寂，呵，刚刚还以为是爸爸眼花了。”那男人被护士搀扶着走到她的面前，“影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爸爸还以为……”

看着父亲有些吃力的笑容，她突然觉得有些心酸。曾经一度以为死亡

是很遥远的东西,因为那时尚且年轻,心性高傲得如同云际里的雪峰,傲视人世间的一切,直到母亲的突然离世,她才明白许多道理。

“爸……”那一刻,她的心说不出为什么,就那样自然而然地软了下来。仿佛对于父亲这些年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

“好好,你回来就好了。”父亲的笑在她的瞳孔里渐渐融化了。

“爸,我扶你回病房吧。”

“不,影寂,爸爸想在这里跟你说说话,爸爸……很害怕这只是幻觉。”她听出父亲声音中的哽咽,“影寂,爸爸想告诉你,如果一座城市有太多的隐痛和回忆,在你尚未成熟的时候,离开,未尝不是一种选择。所以,对于你的出走,爸爸从未怪过你。”

她突然恨起自己的任性来,父亲在即将离开时心底牵挂着的始终还是她!

“爸……我知道,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是我一直打不开自己的心结。”或许,这样的场景是她从未想到过的。

“影寂,趁着爸爸还很清醒的时候,应该告诉你一件事了。”

她抬头看了父亲一眼,眼前的这个男人真的老了,再也不是当年可以让她骑在头上玩耍的男人。

“其实……你并不是我亲生的女儿。”父亲的声音很缓慢。

她呆呆地愣住,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随后努力地挤出了一个不自然的微笑。

“爸,你说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夏影寂有些吃力地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然后点燃,用力地吸了一口,声音有些变调,“爸,你觉得我的人生还不够悲剧吗?!”她压抑住内心的悲伤,嘴里的烟变得异常的苦涩。

那么多个寂寞的夜里,她就如同一只受伤的黑猫,孤寂地在黑暗中舔着自己的伤口。

寂寞,如果真是可以吞噬世间万物的一股力量,那么,到底要如何才能救赎与抵抗?

“爸……命运真的是注定的吗?真的只能接受而无法改变?”她表情淡然,视线里是全然的空洞与虚无。

“影寂,只有相信幸福的人才会看见光。”父亲宽厚的手掌握住她瘦弱的手背,那一瞬间,她觉得一直冬眠的身体终于开始苏醒,荒芜的平原上冒出了点点的绿意。

父亲走的那天,夏影寂很平静,只是,她知道从此心底的缺失再也无法补足了。

她把父亲和母亲葬在了一起,即使他们并不相爱。

但,这世间又有多少在一起的人是真正纯粹相爱的呢?

夏影寂从墓地回到家,开始整理起父亲的遗物。

“影寂,爸爸想告诉你,如果一座城市有太多的隐痛和回忆,在你尚未成熟的时候,离开,未尝不是一种选择。所以对于你的出走,爸爸从未怪过你。”

她的耳边一直回响着父亲弥留时对她说的话。也许……她真的还尚未成熟,所以才会听到徐有望的声音时痛彻心扉。

离开,对于她而言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她慢慢地整理着父亲的遗物,无意间瞥到了床下的那个正方形黑色木箱。里面散落着几张已经发黄的照片,一本诗集,几封信。摆在最上面的信封上赫然写着“给女儿影寂”五个字。她认得这是父亲的字迹。

影寂:

如果可以的话,爸爸真希望可以一直陪着你,照顾你,直到你可以独立

坚强地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与哀伤。

这些年,我知道你心底一直怨恨着爸爸,但所谓的坦然就是自身的心安理得。爸爸从未做过对不起你们母女的事情。我和你妈这辈子都无法爱上对方,是因为我们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至爱,那样的爱已经沁入发肤,是直到消亡的那天也仍然无法磨灭的爱。

影寂,关于现实以及无奈的种种,并非是爸爸说出来你就能领会或了解的,那需要一个极为冗长的过程去历经生活的沧桑与疼痛,终有一天你会明白。所以,关于你的身世,但愿它终将成为一个秘密,至少不要再带给任何人伤痛与不幸。

我和你妈都体会了为爱等候一辈子的苦,那是一种无望却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信仰。希望我们的离去都能成为爱的最终解脱。

所以,我和你母亲并不是你所想象的怨偶,也从来没有谁背叛过谁。

影寂,你要记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看到的事情都只是表象,而表象之下所掩埋的真相并不是眼睛可以看到的。

只有相信幸福的人才会看到光。爸爸希望你永远幸福!

信的落款是——永远爱着影寂的爸爸。

夏影寂的眼泪狠狠地滑下来,寂静的房间里仿佛可以听见时间流动的声音。曾经的任性、自私、自以为是郁结在她的心头,那样的记忆成为她生命里的一场宿醉。

看完盒子里其他的信与照片之后,她终于明白了与父亲相关的那场爱情。照片里女子的神情与母亲是神似的,就连微笑时的样子,也都如出一辙。

父亲之所以会选择母亲,想来也是这个原因。

她把所有整理好的东西又重新摆回原位。只是有关她身世的种种,父亲并未再留下只言片语。但,她必须要留下来,她必须要为父亲做完最后

一件事，这或许也是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事了。

这座南方小城的雨季永远冗长得让人心生倦意。

她在清冷的细雨中去山上散步，清晨的光景沉沦在氤氲的水汽里消散不去，夏影寂想起许多小时候的回忆。

于是，凌晨时分她在博客里写道：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处寂地，那里没有光源，是永恒的极夜。”

她拿着盒子里的照片以及信里相关的线索，开始在小城里寻找那个叫做夏如芝的女子的身影。她觉得父亲这些年隐忍的爱终将要有一个归宿，只有这样，爱才能得以轮回。

等夏影寂自思绪中缓过神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T大的门口，她记得第一次见到索亚学长和徐有望就是新生报到的那天。

她拖着硕大的行李箱在T大迷路，天空却突然下起一场莫名其妙的雨，狼狈的她因为行李太重索性坐在行李箱上等雨停。

一瞬间的幻觉，她以为是雨停了，一回头，便看到一个十分好看的男子撑着伞面带微笑地看着她。

许久许久之，她仍然无法忘却那个雨中的场景，以及索亚学长身上的那件宽大的白色衬衣与嘴角的笑意。那是一种让人很迷恋的光景，无法形容，让人贪恋不已。

直到他们交往之后，索亚学长仍取笑她的傻气。

“如果雨一直不停，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等下去？”

“不是还没等到一辈子你就来了。”

“影寂，你知道吗，就是那天你在雨中傻傻的样子让我觉得，这辈子都得好好保护你不受伤害，哪怕是一点点也不。”

她淡淡呼出一口气,然后离开了T大,没有再回头。

女子在爱情里最初的执著只会有一次,就像男子这辈子心底深爱的也只有一个。

她沿街慢慢走着。那是一条异常繁华的路,两旁的店铺都有些年月了,除了画廊便是古董店。那是她从小便爱流连的地方,却不知这样的地方象征着金钱和权力。直到许多年后,她才懂得人生的种种现实与无奈都是构筑在这两者之上的。

她当时只觉得那里有着古旧的消散不去的气味,让人沉溺,心生眷恋。

当夏影寂蓦然看到对街画廊橱窗里的抽象画时,她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液不断地在冰点与沸点之间猛烈地翻涌,身体仿佛被撕裂开来。

她艰难移动着,隔着不近不远的距离,看着那幅名为“爱情”的抽象画。

妖娆跳跃的色彩以及完全扭曲变形的物体就是整张画的灵魂所在。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这张画背后的深切含意,因为那是索亚学长的“欲望系列”。

“学长,你想好毕业设计的作品了没?”

“影寂,给你看个惊喜。”索亚学长把她拉到画室,微笑着拉开遮在画作上的布。

“这个……是……”夏影寂的眼前出现了一幅震撼她整个视觉的抽象画。

“这是我‘欲望系列’中的第一幅作品,叫做《爱情》。是不是觉得这条红色的印记很眼熟?”

夏影寂仔细看了看,画的左侧有一条细长的红色印记,她记得几天前在涂指甲油的时候,不小心把瓶子弄倒,结果红色的指甲油流到了学长只画了一半的画上。

“真的是我弄坏的那幅画吗？”

“当然。其实就是这条红色的印记提醒了我，爱情里除了甜蜜、膨胀和扭曲之外还应该要有悲伤。这条印记就像是心底流出的一滴泪，如果少了这滴泪，那么整个爱情都是不真实，不完整的。”

她突然觉得有些明白了什么。

“影寂，你觉得人的欲望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什么？”索亚学长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阳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不相信有来生的，所以他们这辈子总是倾尽全力地想要得到一切，哪怕不择手段。”

“我想财富与权力通常是大多数人最想得到的吧。等到拥有了财富与权力之后，爱情与永生便会成为继而想要的。”

她一直都是聪慧至极的女子，这或许也是索亚学长会特别喜爱她的原因。

“嗯，我想整个‘欲望系列’的主体便是财富，权力，爱情和永生，等毕业作品一结束，它们就都是你的礼物了。”

夏影寂的眼眶涩涩的，有关索亚学长的回忆总是这样把她的生命死死地困在泥沼中，让她只能不断地下陷，再下陷。

雨，又开始绵密地下起来。

夏影寂呆呆地站在橱窗前，心中涌起一股无限的痛意，像干涸的河床，裸露着悲伤。

雨势渐大的时候，路上所有行人都开始奔跑起来。除了她。无论她离开了多久，走了多远，只要一回头就始终都还在原地。

被雨水洗刷的空气中渗出丝丝的寂寞，空荡的街加剧了这抹萧瑟啃噬人心的速度。

不知过了多久，她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股温暖在慢慢地游移，靠近。

透过玻璃窗的折射,她看到身后的影子,有些模糊,却令她心头一惊。

夏影寂的刘海湿湿地搭在前额,她用手轻轻地拨到耳后,然后缓缓地转身,那一瞬间像极了文艺电影中渐渐推进的慢镜头,有种摄心的美。

她的瞳孔里出现了一张极为好看的脸。黑色的碎发随意地搭落在额上,嘴角扬起的微笑如三月苏堤的晨风。那男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袖口被随意地挽起,全身散发出傍晚阳光的味道。于是,她的眼泪,就那样猝不及防地决堤了。

她想,她是沉溺了……

夏影寂定定地站着,看着眼前的男子,沉默着。有那么一个瞬间,她是真的很想靠在他的肩上,她已经不记得温暖是什么感觉了,甚至她的心里早就已经承受不起某些字句。

那男子看到她的眼泪时,脸上突然流露出心疼的样子。

“你怎么了?是受委屈还是被人欺负了?”他的声音温柔而深沉。

他不懂她是在见到他眉眼的那一刹那沉溺了。就像一个溺水者坠入了深海,只能任由身体缓缓下沉。

雨势忽然大了起来,打在地上噼啪作响。他一手撑着伞,一手轻轻地抹去她脸上的泪。

“我没事。”夏影寂缓了缓神,率先打破了尴尬。

那男子笑了笑:“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这幅作品。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喜欢到连下雨都察觉不到的女生我还真没遇到过。只可惜,这幅画已经有主人了。”

“你说这幅画已经有主人了是什么意思?”她的心猛惊了一下,难道索亚学长回来了?还是……它的新主人是徐有望。想到徐有望三个字的时候,她觉得伤口又开始生痛。

“画廊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画,想进去看看吗?”那男子并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转移了话题。

“不用了,请问……你认识这幅画的主人吗?”

“不认识,只知道是一个女生。”男子撑着伞在雨中饶有兴致地看着夏影寂,“小姐,我们好像曾经见过的?我叫许森寞,你呢?”

夏影寂失神地看着画,果然她的猜想没有错,画的新主人一定是徐有望。她苦苦地笑了笑,即便她在三年前逃走了,心里却始终都没有放下过。

许森寞轻轻拍了拍她:“你看起来脸色很不对。”

“没,我没事。”夏影寂把目光从画里抽了出来,“我想我该回家了。”

“我送你。”许森寞的口气里夹杂着一股莫名的坚定,那并不是一个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该有的强硬口气。

“不用了。”夏影寂简单地回绝他。

正在两人拉锯的时候,画廊的门突然被拉开。

“有望。”许森寞抬头轻声地打了个招呼,但他随之却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氛。

徐有望的神情似乎有一秒的失态,但随即又恢复了正常。她走到两人面前,有些刻意地露出一个微笑:“夏影寂,原来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刚刚是自己眼花了。”徐有望的语气里似乎有些酸意:“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放下了。”

夏影寂呆呆地愣住,眼前的人竟然真是她,是那个三年里一直驻扎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女子。

她的眉眼,唇齿,以及说话时的神情流泻出一种莫大的距离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要退缩。夏影寂知道那是一个人的气场所带来的效应。

人与人之间现实的差异本来就是极为残酷的事情。优良的家境能给